



四時伴清嘉 銅胎嵌料鑲錶轎瓶

■ 張湘雯

「轎瓶」又稱掛瓶、壁瓶，是背面平直，可供懸掛於室內壁面或隨行於乘輿轎帳的瓶形器。清乾隆時期，宮中傳辦成做與臣工進獻者，種類繁多，製作精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銅胎嵌料鑲錶轎瓶〉，以澄澈的單色切面玻璃構成器面裝飾與像生花卉，既是兼具時計功能的觀賞性陳設，亦反映中西交融的工藝風貌。

本院 304 陳列室「若水澄華——院藏玻璃文物特展」入口處展出一件平口、短頸、折肩、斂腹，帶有雲頭形托座的扁方瓶式花插，閃爍華麗鑲嵌光澤的瓶身置有金屬枝葉，托嵌玻璃花瓣的菊花一束，背面配有金屬平板一面，上緣附可供繫縛固定的環圈。由形制可知，原屬清代宮廷掛瓶式陳設。掛瓶又稱壁瓶或轎瓶，半器形式之瓶身背面平整，藉特製的孔洞、凹槽與繫環，懸掛於室內牆面或乘輿輦轎之中，可供盛貯花卉及觀賞清供植物。文獻記載五代南唐後主曾於春盛時節，以隔筒於宮中盛花，裝飾壁間，名為「錦洞天」，¹或可視為此類器用之先河。

明代文人有以瓶器四時插花，懸繫於書齋與榻側以享清芬之例。²清代宮廷殿閣齋室多有觀賞性陳設，除安置各式花木清供與像生寶石盆景，雍正、乾隆時期亦開創以不同材質製成半瓶式陳設具。檔案記載顯示內廷曾數度發樣至江西景德鎮御窯廠，燒製「磁半圓瓶」，供乾清宮養心殿、寧壽宮養性殿、頤和軒，及長春園淳化軒等三山五園行宮裝陳用。傳辦與臣工進獻之洋彩轎瓶為數尤多。瓷製之外，另有掐絲琺瑯、青綠銅質、錫胎彩漆，木胎雕漆等之製作，形制精巧，華彩繽紛，形成風格獨具的插瓶類型。對於靜懸室內以及隨行於乘輿舟次之瓶供芳華，乾隆皇帝多次以詩詠傳達欣悅之情。如乾隆七年（1742）於秋獮，過蒙古諸部落途中〈詠掛瓶〉詩云：「官汝稱名品，新瓶制更嘉。隨行供嘯詠，沿路擷芳華。掛處輕車稱，簪來野卉斜。紅塵安得近，香籟度惟紗。」（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十一），乾隆八年（1743）赴盛京謁祖陵，巡行期間所作〈掛瓶疊前韻〉：「蘅皋掇菁藻，瓊室伴清嘉。卻喜多風韻，偏宜對月華。紛披紅豔多，掩映綠叢斜。還似文軒側，微吟倚碧紗。」，〈詠掛瓶中花〉：「清

秋野卉紛榮謝，不知其名愛其姤。迎風粲粲笑靨開，晞陽湛湛露珠化。我非騷人亦騫芳，掛瓶貯之瓊帷舍。渾似春園桃李朝，那知雁塞星霜夜。只少琵琶一曲彈，玉鞍紅顏明妃嫁。」（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十六、卷十七）。乾隆十一年（1746），西巡途中之〈掛瓶菊疊舊作韻〉：「攜來清苑秋色，沿途無菊，至保定始見盆植者，折數枝插瓶中會得江州孟嘉。不畏蹊邊雪冷，何妨帳外霜華。無言花姿葉態，隨意黃正紫斜。含毫似難揣稱，焰垂蠟燭紅紗。」（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三十六），乾隆十二年（1747）駐驛避暑山莊所作〈瓶花〉：「山花無名致總佳，淺絳深黃爭倩若。詩人畫客幾曾經，雁塞龍堆欣所託。丁星玉露且鮮妍，搖曳金風未落寞。掛餅聊與作清供，依舊前秋瓊室樂。恰似文殊示善財，採來莖草無非藥。」（清高宗《御製詩初集》，卷四十三），乾隆十三年（1748）過山東闕里，謁孔林，並赴泰山祀岱宗途中〈詠掛瓶〉詩：「無礙風塵遠路，載將齊魯芳春。本是大邑雅制，卻為武帳嘉賓。宿雨朝煙與潤，山華野卉常新。每具遇不留意，似解無能所因。」，以及〈玉蘭〉詩：「掛瓶拂室（拂室即拂廬也）洒然清，一種幽香滿座生。含韻齋中千萬朵，孤他今歲待吟情。」（清高宗《御製詩二集》，卷三）。另如乾隆十四年（1749）塞上行圍期間所作〈瓶花〉詩：「單椒紫姤更紅裳，偏是秋來生意昌。擷入掛餅饒靜趣，又教行殿挹清芳。拈鬚竭爾吟新句，插鬢能無憶舊粧。相對奚容成一往，更參離合露中香。」乾隆十五年（1750）赴五台山回鑾及秋祭二陵，路經嵩洛途中所作〈詠掛瓶〉、〈菊〉詩，及乾隆十七年（1752）塞上行圍所詠〈野花〉有「靜歷黃圖紫塞，飽參秋卉春葩，貯就常看不謝，參處偏宜半斜……」，「今年秋暖菊花遲，破萼重陽纔數枝。乍爾掛餅酣候候，依然行幄未踰時。底須節物尋陳迹，且喜風華引



圖1 清 銅胎嵌料鑲錶轎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遠思。獨笑柴桑更無酒，影形索莫繞東籬。」，「塞向金令司神權，野花秋較春時妍。……我命中人隨意採，掛瓶香氣勝蘭萼。……」之句（清高宗《御製詩二集》，卷十六、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三十七）。由相關詩作題寫之時間及地點，可知乾隆皇帝歷年於不同季節巡遊中，經常使用掛瓶隨行，興至時採摘野生花草瓶供，沿途觀察其生長榮枯，對於自然生態頗多關注。此類御製詩作之楷、篆等不同書體墨書，亦頻繁出現於乾隆以至嘉慶時期宮廷傳辦之瓷胎畫琺瑯及洋彩轎瓶之



圖2-1 〈銅胎嵌料鑲錶轎瓶〉如意雲頭形托座



圖2-2 〈銅胎嵌料鑲錶轎瓶〉轎瓶上的端鉤環



圖2-3 清 乾隆御製詩轎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乾隆御製詩轎瓶〉如意雲頭形托座



圖3 〈銅胎嵌料鑲錶轎瓶〉瓶內折枝菊花、花葉局部

開光題識，³顯示其動靜相宜之形制，為氈帳行帷與宮室牆面營造別具新意的品賞情境，在皇室好尚之下，衍生出多種新樣製作。

此件扁方瓶全器以線條平直銳利的幾何塊面組成，底部連接如意雲頭形托座。不同於大多數清宮掛瓶以瓷胎彩繪、掐絲琺瑯、乃至雕漆刻鏤形成紋飾，此瓶之鑲金銅質瓶身以鑲嵌玻璃為立面裝飾，外廓緣以大小均整的方形切面玻璃，口沿、足緣為瑩亮透明玻璃。外緣邊廓與肩、腹界邊以絳紅玻璃平行對稱，瓶身正面及雲頭形托座嵌飾大小相間、厚薄略異的碧色玻璃，呈稜角交錯不規則排列，狀如源自瓷器釉面開片的冰裂紋裝飾，色澤瑩澄幽潔，如水光激灑。（圖1）托座中心尚有黃色翻形玻璃鑲嵌一枚，亮黃色彩與瓶花頂部花蕾及紅、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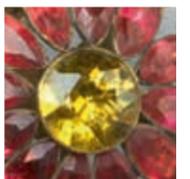


圖4-1 〈銅胎嵌料鑲錶轎瓶〉菊花花心鑲嵌玻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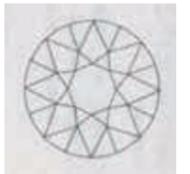


圖4-2 Old European Cut 鑽石切割樣式
取自Jan Walgrave, *The Splendour of Diamond: Four Hundred Years of Diamond Jewellery in Europe*, Tokyo: APT International, 2003-2004, 223.

藍三色菊花之花心遙相呼應。（圖2-1～2-4）相對於瓶體的規整造型，四向伸展的折枝花束枝葉招展，葉片俯仰轉側，邊緣呈不規則卷曲，陰刻葉脈紋理尚清晰可見，極具生意。（圖3）菊花以十二瓣造型呈現，花瓣、花心嵌以發色明麗、刻工細緻的切面玻璃，產生近似切面寶石的視覺效果。（圖4-1、4-2）有別於清宮彩瓷與掐絲琺瑯掛瓶常於瓶身以開光形式墨書御



圖5 〈銅胎嵌料鑲錶轉瓶〉鑲嵌圓形錶盤



圖6-1 約1789 Jean-Antoine Lépine Pendule à trois cadrans (三鑲式座鐘) 取自Jannic Durand et al., *Decorative Furnishings and objects d'art in the Louvre: from Louis XIV to Marie Antoinette*, Paris: Musée du Louvre, 2014, 457.



圖6-2 約1766年 金胎鑲畫珐瑯人物懷錶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 (檢索日期: 2017年8月31日)



圖6-3 〈金胎鑲畫珐瑯人物懷錶〉另面錶盤顯示 Lépine 及皇家鐘錶師字樣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 (檢索日期: 2017年8月31日)



圖7 〈銅胎嵌料鑲錶轉瓶〉背面鐫刻紋飾

製詩文，或飾以點景花木樹石，此瓶於器身正中嵌圓形羅馬字雙針式錶盤。錶盤外附拱形透明玻璃罩，盤面有「L'Epine」名款及「Horloger du Roy / A Paris」字樣，顯示係來自法國皇家鐘錶匠師 Jean-Antoine Lépine (1720-1814) 之工坊。(圖5) 位於巴黎的 Lépine 鐘錶工坊以研製小巧的鐘錶機芯聞名，使懷錶的形制得以走向纖薄輕巧，便於攜帶。Jean-Antoine Lépine 於1765-1766年前後法皇路易十五時期成為皇家鐘錶師。⁴ 配置其所製機芯之座鐘或懷錶尚可見於羅浮宮、凡爾賽提亞農宮、溫莎堡英國皇室收藏及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等處。(圖6-1~6-3) 相應於正面錶盤，瓶身背面之鑲金背板鐫刻西洋蝴蝶結飾與懸垂的鼓、號、笛、木琴等樂器，線條流暢，以點線表現的向背明暗層次豐富細膩。(圖7)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印製完成的圓明園西洋樓景區銅版畫中，「觀水法」寶座後方石屏雕刻，亦有以結飾、樂器組成的圖像，唯與此件背板鐫刻相較，個別物件之形象及組合形式存在若干差異，顯示近於箭、旗圖式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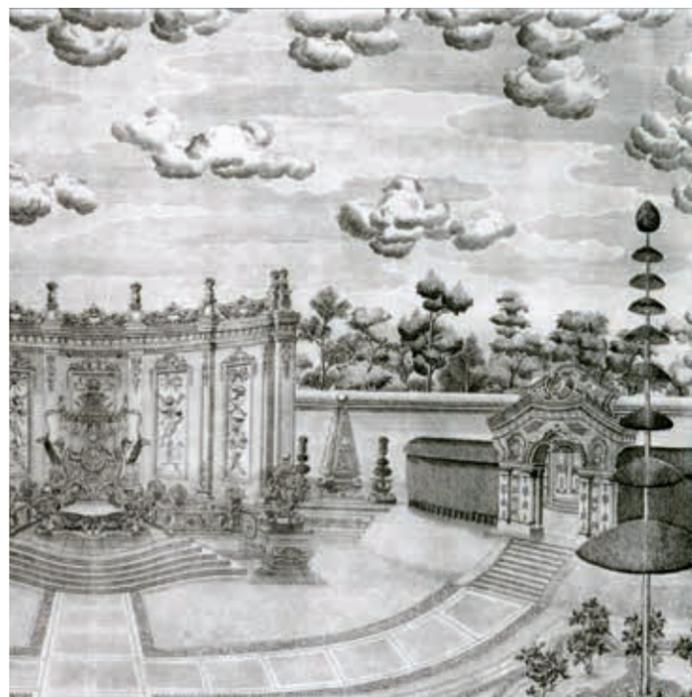


圖8-1 清 乾隆 圓明園西洋樓景區銅版畫—觀水法正面 局部 取自Marcia Reed & Paola Demattè eds., *China on Paper: European and Chinese Works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07, 117.



圖8-2 〈圓明園西洋樓景區銅版畫〉觀水法石屏雕刻紋樣



圖9-1 18世紀 英國 銅胎畫珐瑯嵌錶壁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陳浩星主編，《日升月恆：故宮珍藏鐘錶文物》，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4，頁148-149。



圖9-2 清 乾隆款仿黑鯊魚皮葫蘆式嵌錶壁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陳浩星主編，《日升月恆：故宮珍藏鐘錶文物》，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4，頁368-369。

幡傘、寶幢吉祥圖案的轉化痕跡。(圖8-1、8-2) 材質多元、裝飾風格變化豐富的清代宮廷掛瓶中，嵌錶類型傳世數量稀少。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二對此種畫珐瑯壁瓶，其一為銅胎畫

珐瑯雙耳壁瓶，配飾彩瓷像生花卉，鑲嵌英國鐘錶師 Daniel Quare (1648-1724) 製錶；另一對瓷胎畫珐瑯仿黑鯊魚皮葫蘆式瓶，器身分別嵌入「Deane London」及「Bannister Wrexham」



圖10-1 清 銅胎冰梅紋嵌錶掛瓶 瑞士日內瓦Patek Philippe Museum藏



圖10-2 〈銅胎冰梅紋嵌錶掛瓶〉局部

所製錶件，底足內側有「大清乾隆年製」藍料篆書款，屬清宮造辦處組裝作品。⁵（圖9-1、9-2）國外收藏中目前所知有與此件相近，以金屬胎鑲飾切面玻璃嵌錶掛瓶二件，玻璃鑲嵌均呈冰裂狀不規則排列，瓶身各以涅白色及藍玻璃塊面呈色。（圖10-1～10-2）

其中收藏於瑞士日內瓦Patek Philippe 鐘錶博物館者，所嵌圓錶機芯為十八世紀中後期英國倫敦鐘錶師Conyers Dunlop（活動於1725-1779）所製，器身以銀胎鑲大小不等藍色切面玻璃為地紋，穿插紅白玻璃組成的五瓣白梅紋，呈冰梅紋式樣，口沿、瓶身外廓、與錶盤外緣亦鑲以紅白二色不規則塊狀玻璃，頸部鑲黃、紅、綠均整排列的方形玻璃。瓶中插有銅鍍金鑲珍珠含苞臘梅。瓶底配置鑲銀絲木座，由瓶體與錶件機芯製作者相關資料推斷，可能為1780年前後鑲嵌組裝於廣州的作品。⁶與此件所鑲玻璃塊料相較，院藏轎瓶瓶身使用之嵌料切面形式變化較多，透明度與光澤較高，亦更具高低交錯，不規則天然寶石鑲嵌形式。其中呈現玻璃材質與金工鑲嵌製作之差異有待進一步探究。

清宮檔案記錄與繪畫圖像顯示，可供懸掛或擺設用之鐘錶自康熙時期開始即已成爲宮廷陳設的重要環節。⁷雍正年間，皇輿乘轎著意安置錶件隨行，以供勤政之需。造辦處曾奉旨成作「瓶式自鳴鼓」報時裝置，並隨四季更迭，插以不同花卉：「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郎中海望傳做瓶式自鳴鼓一件，……于七年正月十六日做得紫檀木嵌銀母象牙花紋瓶式鼓一件，郎中海望呈進訖。奉旨：著照樣再做二件，用四季花，春用紅梅，夏用蓮花，秋用菊花，冬用臘梅，欽此。」同年九月初二日，「圓明園來帖內稱，太監曹進忠交自鳴鼓一件，隨梅花一枝，說首領太監傳著收拾。」⁸此插瓶式時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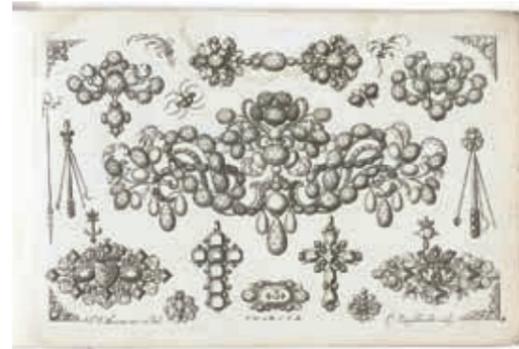


圖11 十七世紀初葉歐洲珠寶設計中的多面切割形式 阿姆斯特丹Rijksmuseum藏 取自Christian Engelbrecht et al., *Unterschiedliche neue Inventionen von Geschmuckh, Zierathen und Galanterien*, Twenty-three models for jewellery, including brooches and book or box fittings, 1699-1724.

所配置之四季花極可能爲人工製仿生花卉，唯瓶體尚未以掛瓶或轎瓶形式呈現。⁹由清宮《陳設檔》記錄觀察，乾隆時期懸掛式瓶形鐘錶已在宮殿陳設中時有應用，如寧壽宮東暖閣罩裡外掛「洋銅鑲表掛瓶二對」，西牆掛「銅鑲表掛瓶一對」。¹⁰至於轎內置放之座鐘，則有由粵海關承旨採辦之例。¹¹見諸相關記載者另有光緒初年養心殿曾於「北間柱陳設瑤掛屏一對，每件上安玻璃花嵌白瑤瑤表盤時鐘壹個」。類此兼具時計功能，嵌有玻璃裝飾圖案的懸掛式陳設，以檔冊記錄所見仍屬數量有限。¹²

在玻璃史的發展中，以不透明或半透明單色玻璃製作近於天然寶石的質感，作爲鑲嵌裝飾材質，是許多地區玻璃原初產製時期的重要功能，如中國先秦時期墓葬出土以及亞、非古文明遺存中不同形態的蜻蜓眼珠、鑲嵌珠飾，古埃及與地中海沿岸地區的多種串珠墜飾。澄淨透明的塊狀玻璃加以切割琢磨，可產生近似水晶或黃、綠、紅、藍色寶石之瑩澤透光，而其先決條件則是玻璃製作過程中透明度與純淨度之提升。歐洲十七至十八世紀裝飾藝術不乏以單色透明玻璃或無色透明切面玻璃作爲鑲嵌材料之例，優美的發色，精良的切面與拋光技術使玻璃塊料具有華麗晶瑩如寶石，光澤燦爛若鑽石的效果。（圖11）康熙年間，傳入中國的外洋鼻煙有以各色玻璃瓶盛貯者，時人形容其



圖12-1 十八世紀 西洋玻璃結子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2 〈西洋玻璃結子〉背面畫瑤瑤紋飾

精美如寶石之呈色，有「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翫」之語。（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七）雍正年間重定官員帽頂制度，納入色彩與藍寶石、水晶相近的透明與不透明玻璃爲製作質材，分別以「明玻璃」、「涅玻璃」稱之。¹³清代宮廷佩飾



圖13-1 〈西洋玻璃結子〉鑲嵌玻璃



圖13-2 Brilliant Cut 鑽石切割形式
取自Jan Walgrave, *The Splendour of Diamond: Four Hundred Years of Diamond Jewellery in Europe*, Tokyo: APT International, 2003-2004, 222.

器中，亦多有使用西洋玻璃或本土自製玻璃鑲嵌為簪飾、墜飾、鐘錶、陳設鑲嵌等不同用途的物件。清雍正、乾隆時期傳入的西洋物品中已可見仿切面寶石、仿鑽的鑲嵌使用形式。對

於透光度不等之玻璃鑲嵌，清宮舊藏原存黃籤與內務府檔案記錄除以墨書記載「玻璃」、「西洋玻璃」，有時亦以「料石」、「假石」、「假珠石」、「假金剛石」名之。院藏一件金屬基底圓盤型墜飾，正面鑲有透明切面玻璃環形紋飾，背面以白地、紅黑二色畫琺瑯繪飾花草紋樣，筆觸生動，具十八世紀早期歐洲珠寶裝飾設計風格。（圖12-1、12-2）所附雍正十三年（1735）黃籤載有「西洋玻璃結子」墨書名稱。其正面之八角形與圓珠形鑲嵌玻璃，稜面切割明顯採用鑽石切面技法（圖13-1、13-2），細觀玻璃塊料，尚可見內部氣泡與表面未充分拋光痕跡。據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二年（1737）宮中「琺瑯作」即曾奉旨以綠玻璃與假金剛石鑲嵌製作戒指。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鑄爐處」奉旨成造紫金瑪瑙釋迦佛與宗喀巴佛各一尊，使用材料除金屬、水銀，



圖14-1 清 宗喀巴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2 〈宗喀巴像〉背光背面漢、滿、蒙、藏四體銘文：「乾隆四十六年孟夏月，銜藏貢有金宗喀巴佛像，奉旨照式范金，造此宗喀巴佛，宣揚黃教，普利眾生。」



圖14-3 〈宗喀巴像〉背光局部 鑲嵌花飾



圖14-4 〈宗喀巴像〉背光局部 鑲嵌花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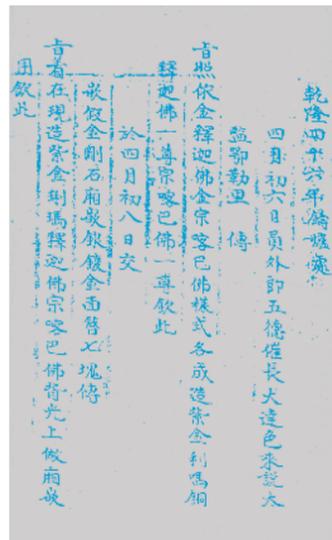


圖14-5 《活計檔》乾隆四十六年四月〈鑄爐處〉記載奉旨新造宗喀巴像一尊 出處見註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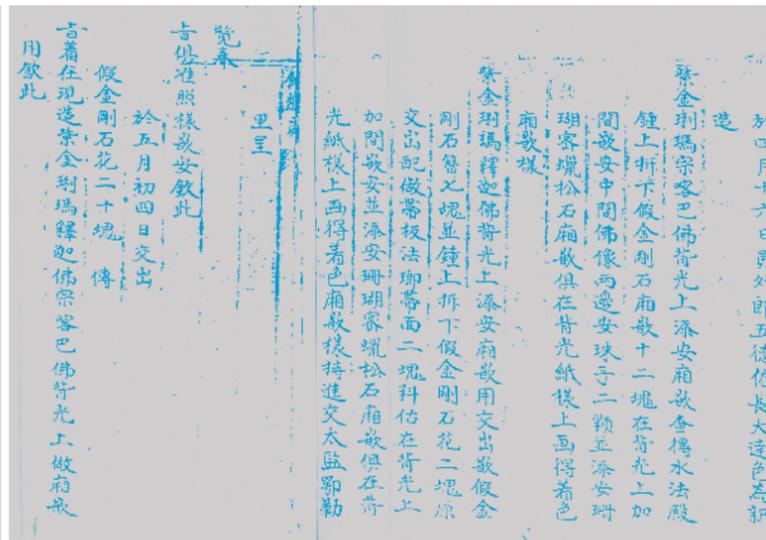


圖14-6 《活計檔》乾隆四十六年四月〈鑄爐處〉記載造像背上使用之鑲嵌材料 出處見註14



圖15-1 清 嘉慶 銅鍍金嵌西洋玻璃飛龍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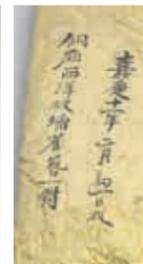


圖15-2 〈銅鍍金嵌西洋玻璃飛龍簪〉外包黃紙墨書



圖15-3 〈銅鍍金嵌西洋玻璃飛龍簪〉飛龍雙翼鑲嵌玻璃



圖16-1 清 銅鍍金嵌料石鼎式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2 〈銅鍍金嵌料石鼎式爐〉器身花葉鑲嵌玻璃



圖16-3 〈銅鍍金嵌料石鼎式爐〉器足鑲嵌玻璃



圖17-1 清 銅鍍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 取自《乾隆的「鐘級」夢想》，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18。



圖17-2 〈銅鍍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鑲嵌玻璃邊飾局部 取自《乾隆的「鐘級」夢想》，頁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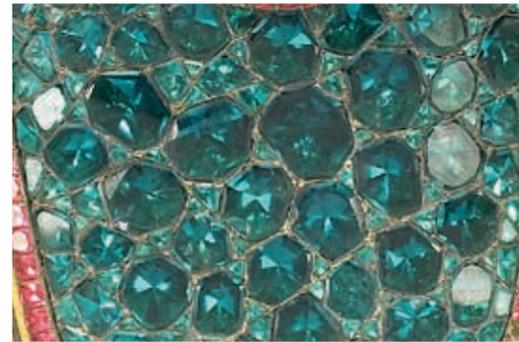


圖18 〈銅胎嵌料鑲錶轉瓶〉局部 轉瓶器身鑲嵌切面玻璃組合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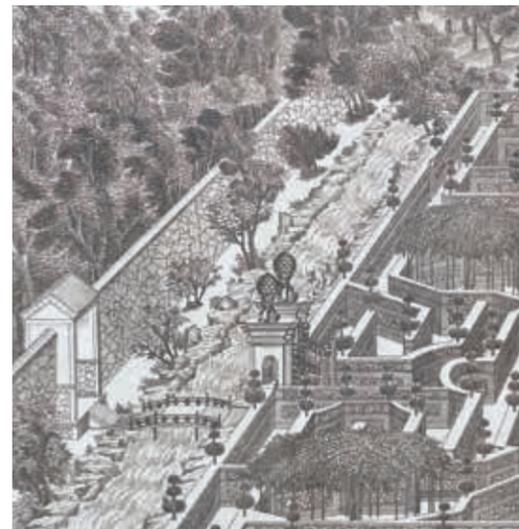


圖19-1 清 圓明園西洋樓景區銅版畫 局部 萬花陣周邊石牆 J.Paul Getty Museum藏 Digital image courtesy of the Getty's Open Content Program



圖19-2 清 圓明園西洋樓景區銅版畫 局部 大水法花園嵌石鋪面 J.Paul Getty Museum藏 Digital image courtesy of the Getty's Open Content Program

尚包括五色玻璃，並依旨將原鑲於數塊銀鍍金面簪之假金剛石以及圓明園水法殿內時鐘鑲嵌之假金剛石花拆下，用於佛像背光之鑲嵌。¹⁴ 本院典藏鐫刻有「乾隆四十六年孟夏月」題記之合金〈宗喀巴像〉，其背光上緣及兩側之吉祥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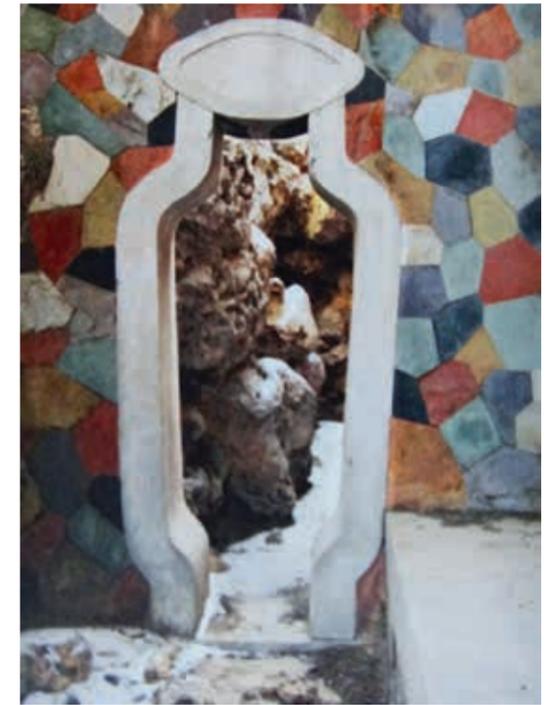


圖20 清 寧壽宮瓶式門與五色石牆 取自Nancy Berliner, *The Emperor's Private Paradise: Treasur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Salem: Peabody Essex Museum, 2010, 62.

亦可見相近類型紅、紫色及透明瑩潔之玻璃嵌飾。（圖 14-1 ~ 14-6）另如留存有嘉慶十一年（1806）黃籤記錄的飛龍簪，簪銜上配飾鑲有四方切面綠色玻璃，形象生動的展翅西洋異獸，可能亦係由其他器物拆下，配銜組合之物件。

（圖 15-1 ~ 15-3）此件掛瓶與像生菊花上之鑲嵌玻璃，紅、藍、黃、綠、白五色之色調與切面形式，以及花葉造型可於院藏鑲嵌料石器物（圖 16-1 ~ 16-3）、清代中期廣東鐘錶之裝飾組件中發現相近類型，如一件流散海外的〈銅鍍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鐘〉之花葉鑲嵌裝飾。

（圖 17-1、17-2）至於此件掛瓶瓶身之不規則玻璃塊面鑲嵌形式，以大小不等之多角形錯雜相間（圖 18），在清代宮廷園囿建築石牆、鋪地，以及樓閣花窗中時有所見，如圓明園若干殿閣與園林牆垣鋪面（圖 19-1、19-2），反映自康熙時期以降，對於明代江南園林建築冰裂紋元



圖21-1 冰紋玻璃器 大英博物館藏 左：16世紀後半 安特衛普（Antwerp）製品 右：16世紀中期 威尼斯製品 取自Hugh Tait ed., 5000 Years of Glas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1, 171.



圖21-2 16世紀晚期至17世紀早期 冰紋玻璃杯 J. Paul Getty Museum藏 Digital image courtesy of the Getty's Open Content Program.

素的採擇應用。另如寧壽宮花園符望閣之瓶式門與五色石牆，門洞之短頸斜肩斂腹外廓與此件轆瓶頗為相近，石塊之切割與拼接，隱現以色彩對比營造塊面之立體感與石塊相間之層次感，與轆瓶表面之大小交錯的切面玻璃，亦有異曲同工，以鑲嵌表現明暗光影變化的視覺效果。（圖 20）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在園林設計乃至不同材質器物上的冰裂紋飾，無論為線條表現或拼接組合，均與歐洲十六晚期至十七世紀威尼斯、荷蘭地區製作的冰紋玻璃（ice glass）表面經特殊燒製過程形成的凍凝或龜裂形式具有明顯差異。（圖 21-1 ~ 21-2）此種圖案式多角形組合的裝飾設計語彙，亦出現於十九世紀上半葉清代外銷畫中廣州鐘錶行鋪面裝置（圖 22），相當程度反映出此類紋飾作為一種具有中國風的視覺意象，自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與新興時尚商品結合所呈現的多元應用面向。

以五色絲絹、金銀珠翠、寶石、五色玻璃或

珊瑚、象牙、蜜蠟等珍貴材質製作的仿生花卉、植栽與組合式盆景，是清代宮廷殿閣齋室陳設中獨具特色的類別。因色澤富麗且常保華茂，無凋殘枯萎之虞，寓有長春永壽，昇平豐饒富足常存的吉祥意涵，「像生花」、「像生盆景」也成為內務府承旨置辦，臣工歲時進獻與賀壽朝覲常備的禮品。雍正年間造辦處多次奉旨以單色玻璃盆鉢與瑞意花卉、菓品搭配組合為盆景，例如雍正七年（1729）曾以雨過天晴玻璃盆配做群仙祝壽通草盆景，以金珀色玻璃配做久壽長春通草盆景，將鮮荔枝、荔枝皮配作葡萄色圓玻璃荔枝盆景，白玻璃圓盆景，葡萄色玻璃方盆景。雍正十年（1732）賞賜宗室臣屬的物件中包括玻璃盆景、玻璃花瓶等陳設品。雍正十三年（1735），廣東海關監督亦曾進玻璃盆景。乾隆年間，各式掛瓶、轆瓶與像生花卉、盆景更多見於呈進物品。例如乾隆十七年九江關監督唐英進「象生花瓷轆瓶貳對」，乾



圖22 1825 Studio of Tingqua Watch Maker（廣州鐘錶作坊） Courtesy of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Salem, MA. Photography by Jeffrey R. Dyk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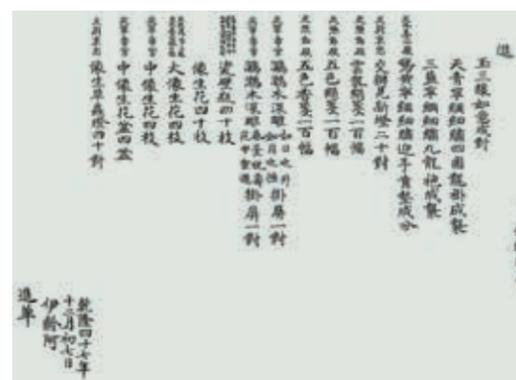


圖23 伊齡阿進單 取自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16，頁407。

隆二十二（1757）、二十三年（1758）督理九江關稅務尤拔世進「牙花東青釉轆瓶成對」、「仿竹黃配牙花詩意轆瓶成對」，乾隆二十四

年（1759）時任粵海關監督的尤拔世再進「仿竹黃配牙花詩意轆瓶成對」，乾隆二十五年（1760）九江關稅務監督舒善進「配牙花洋彩轆瓶二對」，乾隆四十七年（1782）長蘆鹽政伊齡阿進「瓷壁瓶四十枝、像生花四十枝、大像生花四枝、中像生花四枝」等，從中可見掛瓶與像生花卉配組呈進狀況。¹⁵（圖 23）對於各式人造花卉，乾隆皇帝曾有〈詠假花詩〉謂：「風前不散香，霜後宜落瓣，兩全信矣難，萬種任其幻」（清高宗《御製詩二集》，卷四十二），感嘆仿生製作雖可力求模擬天然色澤形貌，亦得無待雨露水澤而長保生意，終有欠缺芳香與不現落英在傳達生意上之侷限。（圖 24）而器身鑲有



圖24 清 畫院畫十二月月令圖 九月 軸 局部 重陽菊會中紅、黃、藍、白各色盆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錶盤與機芯，無法置水的掛瓶，無疑適用仿生花卉以爲四時清供。以單色不透明玻璃或切面透明玻璃作爲鑲嵌材質，則爲此類陳設器開啓富麗光瑩，呈色多樣的裝飾面向。

如前所述，具有不同程度透光效果的玻璃材質，曾以多種形式用於器表鑲嵌或組成爲裝飾構件，包括鑲嵌玻璃珠的使用、服飾配件以及窗牖鑲飾，顯示其呈色的紛紜樣貌。由西元一世紀古羅馬學者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 AD）於《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一書中對玻璃色彩的描述，到清代康雍乾盛世宮廷製作對於單色玻璃品類的命名，均顯示模擬天然材質與自然物象之呈色，始終是東西方玻璃製作發展史中探索追求的方向之一。幾何切面的應用無疑使玻璃表面因不同角度受光，交互映照而更爲璀璨。無色透明玻璃更因此而產

生接近鑽石的質感。乾隆時期造辦處多次奉旨將鑲嵌於鐘錶、陳設物件的玻璃拆解，重組安裝使用於佛教造像、寶石盆景陳設器、特殊服飾配件等，顯示視之爲人工製作貴重材質，貯藏使用倍加珍惜。¹⁷ 銅胎嵌料鑲錶轆瓶結合了「時計」、「掛瓶」、「像生花卉」三種盛清宮廷深具代表性的陳設製作，不但在融會中西的清代宮廷藝術中獨具風貌，也爲玻璃的探索應用寫下優美篇章。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宋)陶穀，《清異錄》，卷上，〈花〉：「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並做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冊55，頁89。
2. (明)高濂，《遵生八箋》，卷7，《起居安樂箋》上卷：「書齋宜明靜，不可太嚴。明淨可爽心神，宏敞則傷目力。……壁間當可處，懸壁瓶一，四時插花。坐列吳興筍凳六，禪椅一，拂塵、摺扇、棕帚各一，竹纖如意一……」；卷8，《起居安樂箋》下卷：「怡養動用事具，二宜床式如常制涼床，……床內後柱上釘銅鉤二，用挂壁瓶。四時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滿床，臥之神爽意快。」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871，頁504-505，頁520。
3. 參見陳肇光，《壁飾——轆瓶特展簡介》，《故宮文物月刊》，22期（1985.1），頁117-123；高曉然，〈論乾隆御題詩掛瓶及其文化特徵〉，《文物世界》，2010年3期，頁5-10。
4. Lépine「皇家鐘錶師」字樣沿用至法國大革命初期，大約止於1790-1792年間。參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Lépine 工場所製懷錶相關資料：<http://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187188?sortBy=Relevance&ft=antoine+lepine&offset=0&rpp=20&pos=1>；Jannic Durand et al., *Decorative Furnishings and objects d'art in the Louvre: from Louis XIV to Marie Antoinette* (Paris: Musée du Louvre, 2014), 457.
5. 陳浩星主編，《日月升恆——故宮珍藏鐘錶文物》（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4），頁148-149、368-369。
6. 常偉、白映澤編著，《中國與鐘錶》（上海：上海錦繡文庫出版社，2009），頁94。感謝 Patek Philippe 鐘錶博物館提供文物材質與銘款年代相關資料，北京故宮博物院另藏有一件鑲有紅白料石冰梅紋及多色八寶紋的嵌錶如意，紋飾較繁密。白地紫玻璃嵌錶掛瓶見於2009年香港佳士得拍賣 sale 2711, lot 1842。
7. 康熙初年，英吉利貢進之自鳴鐘，曾置於端凝殿，後移至交泰殿，屬禮器陳設性質。參見郭福祥，《時間的歷史映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頁154-162。
8. 郭福祥，前引書，頁122。另見朱家潛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第1輯，頁132-133，雍正六年〈自鳴鐘〉，載錄為「自鳴鐘鼓」。
9. 雍正6年（1728）1月13日，內大臣佛倫傳旨：「自今以後，出入轎內右邊前頭著安表。」雍正年間，隨行於御輦車轎中之鐘錶尚以匣裝方式裝陳。
10. 《佛堂鐘表陳設冊》光緒年抄本，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冊17，頁717-718。
11.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乾隆四十二年四月〈行文〉載：「太監如意傳旨：著傳與粵海關監督德魁將轎內安設之自打時刻鐘採辦一二件送來，或單打時刻帶問者俱可。」同年八月及十一月粵海關將兩件五針轆鐘送到呈進。
12. 〈光緒元年11月12日起至2年11月19日止做鐘處鐘表細數清冊〉，《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匯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冊6，頁2573。此件載為乾隆34年12月25日交進。此部清冊中有「車轎陳設鐘表」一項，頁2615-2616，列為同治四年（1865）交進。其中帶鑲嵌玻璃者為「鑲金銅鍍花盒套紅白玻璃口珞珈人形底白珞珈表盤雙針表壹件」，「鋼鍍金鑲花盒套紅白玻璃口珞珈人形底白珞珈表盤二刻有秒表壹對」。
13. 《清實錄·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冊8，卷99，頁312-313。雍正八年十月諭禮部：「大小官員帽頂，從前定議未曾分別詳確，著該部再行妥議定制具奏。尋議：自親王至公、侯、伯及一品大臣以上，俱照現今所用帽頂，無庸更議外，其二品以下朝帽頂與平時帽頂，俱按品分晰酌議。輔國將軍及二品官，俱用起花珊瑚朝帽，嵌小紅寶石。奉國將軍及三品官俱用藍寶石及藍色明玻璃朝帽，嵌小藍寶石。五品官，用水晶或白色明玻璃朝帽，嵌小藍寶石。六品官用車碾或白色涅玻璃朝帽，嵌小藍寶石。七品官，用素金頂朝帽，嵌水晶石。八品官，用起花金頂，九品官及未入流，俱用起花銀頂。進士、舉人、貢生仍用金頂，生員、監生仍用銀頂」。
14. 《活計檔》乾隆四十六年四月〈鑄爐處〉項下記載四月初六日傳旨：「照依金釋迦佛、金宗喀巴佛樣式各成造紫金瑪瑙銅釋迦佛一，宗喀巴佛一尊」，「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將造得紫金瑪瑙銅釋迦佛一，宗喀巴佛一尊安在養心殿呈覽，奉旨交章嘉胡土克圖慶賀」，此兩座造像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於中正殿慶賀呈覽後，依旨安供於寧壽宮。有關製作期間各項工序、用料、完成尺寸及裝藏物詳見《活計檔》微卷印本 Box No.141，頁452-460。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成造之另一尊紫金瑪瑙宗喀巴像及相關研究參見羅文華、文明，〈謎一樣的紫金瑪瑙〉，《紫禁城》，2014年5期，頁87-111。清代宮廷鐘錶之拆裝改製參見關雪玲，〈乾隆時期的鐘錶改造〉，《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2期，頁85-91。
15. 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卷1，頁176-183；卷4，頁50；卷5，頁350；卷6，頁6、319；卷16，頁407；楊伯達，《清代廣東貢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7），頁22、90-91。
16. Pliny the Elder, John Bostock and Henry Thomas Riley trans., *The Natural History*, Book XXXVII, Chapter 67. 此文述及數種玻璃所製人造寶石，其中價值最高者爲透明無色，近似水晶的玻璃。<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abo:phi,0978,001:36>（檢索日期：2018年1月12日）
17. 乾隆朝《活計檔》中載有造辦處「鑄爐處」曾奉旨處理一對銅胎嵌碎金星玻璃片冰裂紋瓶：「鑲銅……木座做材料用，其金星玻璃瓶將玻璃起下有用處」。唯檔案記錄年份待考。微卷印本編號 Box No.141，頁13-14。

參考書目

1. (明)計成，趙農注釋，《園冶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2. 謝明良，〈「碎器及其他」——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人的中國陶瓷想像〉，《美術史研究集刊》，40期，2016年3月，頁51-94。
3. Jutta-Annette Page et al., *Beyond Venice: Glass in Venetian Style, 1500-1750*, Corning: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2004.